



14
1555
37

387



門 14
號 1555
卷 37

志卷第七

興定初木虎高琪為相建議南京城分八十里極大難
守於內再築子城周方四十里壞民屋舍甚衆工役
大興河南之民皆以為苦又使朝官監役分督方面
少不前輒杖之及北兵入河南朝議守子城或云一
失外城則子城非我有遂止守外城外城故宋所築
土脈甚堅北兵攻之旬餘不能拔而新築子城竟無
用也嗟乎愚人之慮何如哉使天下郡邑俱失縱然
獨保一子城何以國也然子城初起時于地中得一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購求

石碣上有詩云瑞雲靈氣鎖城東他日還應與北同
歲月遷移人事變卻來此地再興功亦有數云其字
書類宋人迄今猶在相國寺

大梁城南五里號青城乃金國初粘罕駐軍受宋二帝
降處當時后妃皇族皆詣焉因盡俘而北後天興未
末帝東遷崔立以城降北兵亦于青城下寨而后妃
內族復詣此地多僇死亦可怪也

南渡之後南京雖繁盛益增然近年屢有妖怪元光閒
白日虎入鄭門又吏部中有狐躍出宮中亦有狐及

復又夜聞鬼哭輦路每日暮烏鵲蔽天皆亡國之兆
迄今爲邱墟瓦礫傷哉

南京司樂園故宋龍德宮徽宗所修其閒樓觀花石甚
盛每春三月花發及五六月荷花開官縱百姓觀雖
未嘗再增葺然景物如舊正大末北兵入河南京城
作防守計官盡毀之其樓亭材大者則爲樓櫓用其
湖石皆鑿爲砲矣迄今皆廢區壤址荒蕪所存者獨
熙春一閣耳葢其閣皆杪木壁飾上下無土泥雖欲
毀之不能世豈復有此良匠也

宣宗喜刑法政尚威嚴故南渡之在位者多苛刻徒單
右丞思忠好用麻椎擊人號麻椎相公李運使特立
友之號半截劍馮內翰璧叔獻號馬劉子後雷希顏
爲御史至蔡州縛姦豪杖殺五百人又號雷半千又
右完顏麻斤出蒲察咬住皆以酷聞而蒲察合住王
阿里李渙之徒胥吏中尤狡刻者也

宣宗后妃皆出微賤南渡人

一云南郡人

有云頭巾王過道

史白酒龐指三外戚家也王氏有成國夫人者宣宗
皇后之姊未帝之姨奢侈尤甚權勢薰天當塗者往

往納賂取媚積貲如山且出入宮掖無時度號自在
夫人天興改元未帝東遷崔立之變凡富貴家皆搜
括金銀成國竟捶死又有平章政事完顏白撒以內
族位將相尤奢僭官起第西城如宮掖然其中婢妾
百數皆衣縷金綺繡如官人在尙書省惡室食不適
口以其家饕餮然爲將相無他材能徒以儀體爲事
從未帝東征方渡河督戰遽勸上迴奔睢陽衆以其
誤國歸罪請廢未帝不得已下獄餓死
南渡之後爲宰執者往往無恢復之謀上下同風止以

苟安日前為樂凡有人言當改革則必以生事抑之
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歎吁已而
敵退解嚴則又張具會飲黃閣中矣每相與議時事
至其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因循苟且竟
至亡國

南渡之後朝廷近侍以諂諛成風每有四方苗異或民
間疾苦將奏之必相謂曰恐聖上心困當時有人云
今日恐心困後日大心困矣竟不敢言云竟又在
位者臨事往往不肖分明可否相習低言緩語互推

諂諛者相體呼相體果安在哉又宰執用人必先擇
無鋒銳軟熟易制者曰恐生事故正人君子多不得
用雖用亦未久遽退閒宰執如張左丞行信臺諫官
如陳司諫規許司諫古程雷御史程雷似指程震雷
希顏別本作程御
史震皆不能終其任也
疑誤

南渡之後近侍之權九重益宜宗喜用其人為耳目以
伺察百官故使其奉御輩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
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切責臺官漏泄皆抵罪又
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監戰每

臨機制變多爲所牽制輒遇敵先奔故其軍多喪敗
貞祐間木虎高琪爲相欲樹黨固其權先擢用文人將
以爲羽翼已而臺諫官許古劉元規之徒見其恣橫
相繼言之高琪大怒斥罷二人因此大惡進士更用
胥吏彼喜其獎拔往往爲盡心于是吏權大盛勝進
士矣又高琪定制省部寺監官參注進士吏員又使
由郡轉部由部轉臺省不三五年皆得要職士大夫
反畏避其鋒而宣宗亦喜此曹刻深故時全由小吏
侍東宮至爲僉樞密院事南征帥又有蒲察合住王

阿里之徒居左右司李漢輩在外行尙書六部陷士
夫數十人亦亡國之政也

南渡後屢興師伐宋蓋其意以河南陝西陝隘將取地
南中夫已所有不能保而奪人所有豈有是理然連
年征伐亦未嘗大有功雖破蘄黃殺虜良多較論其
士馬物故且屢爲水陷溺亦相當也最後盱眙軍改
爲鎮淮府以軍戍之費糧數萬未幾亦棄去又師還
乘夏多刈熟麥以歸助軍儲故宋人邊檄有云暴卒
鷓鴣張率作如林之旅飢氓烏合驅帥得罪之人駙馬

都尉僕散阿海僉樞密院事時全皆回轅卽誅後又
謀取蜀時胥平章鼎鎮關中奏請緩發胥由此罷相
嗟乎選強欺弱望其復振難哉此皆宣宗時事末帝
卽位無南伐之議矣

甚哉風俗之移人也南渡後吏權大盛自高琪爲相定
法其遷轉與進士等甚者反疾焉故一時之人爭以
此進雖士大夫家有子弟讀書往往不終輒輟令改
試臺部令史其子弟輩旣習此業便與進士爲讎其
趨進舉止全學吏曹至有舞文納賂甚于吏輩者惟

僥倖一時進用不顧平日源流此可爲長太息者也

金朝取士止以詞賦經義學士大夫往往局於此不能
多讀書其格法最陋者詞賦狀元卽授應奉翰林文
字不問其人才何如故多有不任其事者或顧問不

稱上意被笑嗤出補外官章宗時王狀元澤

按後云澤民不

識枇杷子此處疑脫民

字否則澤字澤民也在翰林會宋使進枇杷子上

索詩澤奏小臣不識枇杷子惟王庭筠詩成上喜之
呂狀元造父子魁多士及在翰林上索重陽詩造素
不學詩惶遽獻詩云佳節近重陽微臣喜欲狂上大

笑旋令外補故當時有云澤民不識枇杷子呂造能吟喜欲狂

興定初朝議縣令最親民依常調數換多不得人始詔內外七品以上官保舉仍升為正七品資未及者借注人一時能吏如王庸登庸令洛陽程震威卿令陳畱皆有治績或入為監察御史臺部官自是居官者爭以能相尚民亦多受賜其後往往自納賂請託得之故疲懦貪穢者亦多然士大夫為之者猶自力此良法也

正大初未帝銳于政朝議置益政院官院居官中選一時宿望有學者如楊學士雲翼史修撰公燮呂待制造數人兼之輪直每日朝罷侍上講尚書貞觀政要數篇間亦及民間事頗有補益楊公又與趙學士秉文其集自古治術分門類號君臣政要為一編進之此亦開講學之漸也然歲餘亦罷

士氣不可不素養如明昌泰和間崇文養士故一時士大夫爭以敢言敢為相尚迨大安中北兵入境往往以節死如王晦高子杓

高子杓一作高子約俱無攷按金史忠義傳有高守約字

從簡遼陽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觀州刺史元兵徇地河朔城破不屈死當是其人子杓子約俱字形相近梁詢誼諸人皆有名而侯擊李瑛疑是李英戰死潞州

金史有傳田琢輩皆由下位自奮于兵閒雖功業不成其

志氣有可嘉者南渡後宣宗獎用胥吏抑上大夫凡

有敢為敢言者多被斥逐故一時在位者多委靡惟

求免罪習苟容迨天興之變士大夫無一人死節者

豈非有以致之歟由是言之士氣不可不素養也

南渡後疆土狹隘止河南陝西故仕進調官皆不得遽

入仕或守十餘載號重復累往往歸耕或教小學養

生故當時有云古人謂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

天下知今日一舉成名天下知十年窗下無人問也

其後有辟舉法行雖未入仕亦得辟為令故新進士

多便得一邑治民其省令史亦以次召補故士人方

免沈滯之歎云

大臣尤當以至公至正黜陟百官不可畏嫌避黨為自

保計南渡為宰執者多怯懼畏懦不敢有為凡處一

事先恐人疑已如宰執本進士或士大夫得罪知其

無辜不敢辨言恐人疑其為黨也又或轉加詰責以

示無私或要職美官寧用他流取媚于衆一登省府
遽忘本來用心如此望其功名立節義難矣然亦
往往不能以富貴自終向使以公正自持未必以是
得罪也人之用智巧者竟何如哉

宰相之職佐人主治天下所患耳目不廣不能周知民
閒苦樂國勢安危故當忘私去智取諸人以為善以
天下治天下至于百官上流賢否皆當如家人美惡
一一辨其才然後進退用舍合公望辦職業而為國
者立法使百官賓客不得謁見于私第何哉其意止

以防其請託而徇私也夫果察其人徇私不公豈可
使為宰相哉既以為宰相是已以天下付之矣誠不
宜猶爾防閑也唐裴晉公一日拜相遽請于私第見
百官賓客可謂遠謀而憲宗信之卒平淮蔡此其君
臣遇合故有此奇偉士成功名使齷齪者為之亦不
敢請而庸主亦不聽也余觀南渡後為宰執者自非
親戚故舊往往不得登其門若夫百官士流未嘗接
議論局局自保惟恐失之如此望其所用得人聞見
不塞者未之有也

士大夫爲吏者當以至公無我處之事自理民自服不可委曲要譽以枉義也余在南方時見辟舉爲令者往往妄用心如富家與貧家訟必直貧民勢家與百姓爭必直百姓不問理何如也又或故舊同道之家有科徵必先督促不少貸至加之刑罰其意以爲如此示我無私且賈細民稱譽嗟乎貧富相爭自有曲直彼貧民中亦有桀黠不逞者富家中亦有循良懦弱者烏可執一哉故舊同道之家義當假借不然止以無心處之可也至首加訛責不亦傷乎大抵此曹

志于升進故爾甚者榜于門云無親戚故舊不見賓客不接士人世豈有一爲郡邑而遽無親無舊者嘗記有一人爲縣令禁其子不令出其子犯禁答責之其子赴井死哀哉不循中道縱得升遷何榮也

國所以官士士所以居官先以養其口體妻子然後得專意王事雖不可取干民奢縱害公亦不必鈞名要譽太儉陋也余見河南爲令者有夜益紙被朝服敝衣以示廉又令妻子輩浹髮不使吏卒代者其意皆欲聞上位媚細人然其聽斷撫養之道殊不在是能

使其車騎儀從屋宇服用鮮整而遇事風生吏民稱快較之此曹何自苦也

南渡後士風甚薄一登仕籍視布衣諸生遽為兩途至于徵逐游從輒相分別故布衣有事或數謁見在位者在位者相報復甚希甚者高居臺閣舊交不得見故李長源憤其如此嘗曰以區區一第傲天下士邪已第者聞之多怒至逐長源出史院又交訟于官士風如此可歎

省吏前朝止用胥吏號堂後官金朝大定初張太師浩

制皇制祖免親

皇制一作皇家

宰執子試補外雜用進士凡

登第歷三任至縣令以次召補充一考三十月出得六品州倅兩考六十月得五品節度副使畱守判官或就選為知除知案由之以漸得都事左右司員外郎郎中故仕進者以此途為捷徑如不為省令史即循資級得五品甚遲故有節察令推何日了鹽度戶勾幾時休之語浩初定制時語人曰省庭天下儀表如用胥吏定行貨賂混淆用進士清源也且進士受賂如良家子女犯姦也胥吏公廉如娼女守節也議

者皆以爲當屏山嘗爲余言之然省令史儀體冠帶抱書進趨與掾史不殊有過輒決杖惜乎以胥吏待天下士也故士大夫有氣槩者往往不就如雷翰林希顏魏翰林邦彥宋翰林飛卿及余先子或召補不願或暫爲遽告出皆不能終其任也李文欽止爲余言宋制省曹有檢正皆士大夫其堂吏主行移文字也且問余以宋制與金制孰優余以爲宋制善欽止曰此議與吾合也

金朝用人大槩由省令史遷左右司郎中員外郎首領

官

遷一作選

取其簿書精幹也由左右首領官選宰相執

政取其奏對詳敏也其經濟大略安在哉此所以在位者多長于吏事也

金朝兵制最弊每有征伐或邊釁動下令簽軍州縣騷動其民家有數丁男好身手或時盡揀取無遺號泣怨嗟闔家以爲苦驅此輩戰欲其克勝難哉貞祐初下令簽軍會一時僎子爲監軍者以春赴吏部調數宰執使盡揀取號監官軍其人憤慍呻吟號交愬于臺省又衝宰相函簿告丞相僕散七斤大怒趣左右取

島濠志卷一
弓矢射去已而上知其不可用免之元光末備潼關
黃河又下合簽軍諸使者歷郡邑自見居官者外無
文武小大職事官皆揀之至許州前戶部郎中侍御
史劉元規年幾六十亦中選爲千戶至陳州余先子
以前監察御史亦爲千戶自餘不可勝言旣立部曲
須依軍例以次相鈐束物議喧然後亦罷之嗟乎以
任子爲兵已失體況以朝士大夫充廝役乎當是時
余以終場舉人獲免而先子以御史不免立法之弊
以至于斯余赴試開封先子以詩送之且寄趙閑閑

雷希顏有云老作一兵吾命也芳聯七桂汝身之厚
祿故人如見問爲言塵土困王尼二公覽之爲一笑
金朝近習之權甚重置近侍局于宮中職雖五品其要
富與宰相等如舊日中書故多以貴戚世家恩倖者
居其職士大夫不預焉南渡後人主尤委任大抵視
宰執臺部官皆若外人而所謂心腹則此局也其局
官以下所謂奉御奉職輩本以傳詔旨供使令而人
主委信反在士大夫右故大臣要官往往曲意奉承
或被命出外帥臣郡守百計館饋蓋以其親近易得

言也然此曹皆膏粱子弟惟以妝飾體樣相夸膏面
鑷鬚鞍馬衣服鮮整朝夕侍上迎合諂媚以逸樂導
人主安其身又沮壞正人招賄賂爲不法至于大臣
退黜百官得罪多自局中御史之權反在其下矣其
後欲收外望頗雜用士人完顏伯陽居之不歲餘亦
罷又于臺部令史選奉職數人又于進士中亦選一
二人充備其人既入局中則趨進舉止曾亦未聞有
正言補益者且此曹本僕役之職士大夫處之可羞
而一二子泰然自以爲榮亦陋也

宣宗嘗責丞相僕散七斤近來朝廷紀綱安在七斤不

能對退謂郎官曰上問紀綱安在汝等自來何嘗使

紀綱見我

按此事金史述劉祁之言
見完顏奴申傳補錄于此

歸潛志卷第七

歸潛志卷第八

金朝取士止以詞賦為重故士人往往不暇讀書為他

文一云不暇習為他文嘗聞先進故老見子弟輩讀蘇黃詩輒

怒斥故學者止工于律賦問之他文則懵然不知閒

有登第後始讀書為文者諸名士是也南渡以來士

人多為古學以著文作詩相高然舊日專為科舉之

學者疾之為仇讎若分為兩途互相詆譏其作詩文

者日舉子為科舉之學為科舉之學者指文士為任

子弟笑其不工科舉殊不知國家初設科舉用四篇

文字本取全才蓋賦以擇制誥之才詩以取風騷之
旨策以究經濟之業論以考識鑒之方四者俱工其
人材為何如也而學者不知狃于習俗止力為律賦
至于詩策論俱不留心其弊基于為有司者止考賦
而不究詩策論也吾嘗記故老云泰和閒有司考詩
賦已定去取及讀策論則止用筆點廟諱御名且數
字數與塗注之多寡有司如此欲舉子輩專精難矣
南渡後趙楊諸公為有司方于策論中取人故士風
稍變頗加意策論又于詩賦中亦辨別讀書人才以

是文風稍振然亦論議紛紜然每貢舉非數公為有
司則又如舊矣

金朝以律賦著名者曰孟宗獻友之

中州集云開封人
大定三年鄉府省

御四試
皆第一

趙樞子克其主文有藻鑒多得人者曰張景

仁御史

金史字壽甫
遼西人

鄭子時侍讀故一時為之語曰主

司非張鄭秀才非趙孟律賦至今學者法之然其源
出于吾高祖南山翁故老云孟晚進初不識翁因少
年下第發憤闢一室取翁賦剪其八韻類之帖壁閒
坐臥諷詠深思已而盡得其法下筆造微妙再試魁

于鄉于府于省于御前天下號孟四元迄今學者以
吾祖孟師也孟雖仕不甚貴作詩詞有可稱自號虛
靜居士頗恬淡留意養生術嘗著金丹賦行于世其
詩詞亦有集

余高祖南山翁

按中州集名搗

金國初闢進士舉詞賦狀元也

故爲一代詞學宗雅好成就後進見其文輒能斷其
後中第否當時名士大夫多出門下學者至今皆師
尊之四子長西巖按西巖名汲字伯深天德三年進士見中州集次龍泉同
年擢第二女長姑及笄將適人一時貴顯者爭求之

翁皆不許張御史景仁時在布衣以所業詣翁翁嘉
之俄翁爲有司取士張賦甚佳爲鄰坐者剽之盡坐
同而黜已而翁知其然遽以長姑嫁焉家人輩皆慍
翁不恤也後三年翁復爲有司御試張擢別試魁驟
歷清華以文章擅當世位至翰林學士河南尹御史
大夫嘗使宋有風節赫然爲名臣世皆以翁有知人
之鑒也後翁墓表張所作具載其事云次姑適襄陰
王元節亦名進士能詩博學中州集云字子元宏州人第進上弟元德亦第
進士嘗爲密州節度判官迄今士大夫嫁女多談翁之

事也

金朝士大夫以政事最著名者曰王脩然

中州集云士脩字修然范

陽人皇統二年進士嘗同知咸平府攝府事時遼東路多世襲

猛安謀克居焉其人皆女直功臣子驚亢奢縱不法

公思有以治之會郡民負一世襲猛安者錢貧不能

償猛安者大怒率家僮輩強入其家牽其牛以去民

因訟于官公得其情令一吏呼猛安者其猛安者盛

陳騎從以來公朝服召至廳事前詰其事趨左右械

繫之乃以強盜論杖殺于市一路悚然後知大興府

素察僧徒多游貴戚家作過乃下令午後僧不得出

寺街中不得見一僧有一長老犯禁公械之長老者

素為貴戚所重皇姑某國公主使人詣公請焉公曰

奉主命即令出立召僧杖一百死自是京師肅清人

莫敢犯世宗深見知故公得行其志也公為人恬淡

簡盡頗留意養生每食必以時過午則不食也臨終

齋沐而逝于死生了然其為吏之名至今人云過宋

包拯遠甚其子漸為吏亦有能稱為中都警巡使

孫左丞鐸振之

金史其先勝州人徙恩州

章宗特名臣為人正直敢

言有學問文采一時相望甚切俄詔下同輩皆相執
政公再授三部尚書公意不愜因于戶部廳事壁間
書唐人詩云南鄰北舍牡丹開年少尋芳去未回惟
有君家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有人奏之坐貶廊
州防禦使按中州集云降授同知河南府事再召入朝未幾執政南
渡為太子太師後致仕以壽終

貞祐南征獲一統制官李仲之者帥府經歷官劉達卿
輩召而飯之且誘以降將者焉紳之獻詩曰一飯感
恩無地報此心許國已天知胸中千古蟠鍾阜一死

鴻毛斷不移竟就死又云擬把孤忠報主知主知未
報已身疲明朝定作長淮鬼馬草應煩為裹屍又云
區區猶上和親策安得元戎一點頭

先翰林嘗談國初宇文太學叔通中州集云宇文虛中

以奉使見雷為翰林學士承旨主文盟時吳深州彥高中州集云吳
之子王履道外孫而米芾元章婿也將命帥府以知
名留之仕為翰林待制出知深州到官三日而卒

視宇文為後進宇文止呼為小吳因會飲酒間有一
婦人宋宗室子流落諸公感歎皆作樂章一闕宇文
作念奴嬌有宗室家姬陳王幼女曾嫁欽慈族干戈

浩蕩事隨天地翻覆之語次及彥高作人月圓詞云

南朝千古傷心事猶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

飛向誰家偶然相見中州樂府云仙肌勝雪雲鬢堆

鴉中州樂府作江州司馬青衫淚濕同是天涯宇文

覽之大驚自是人乞詞輒曰當詣彥高也彥高詞集

篇數雖不多皆精嫩盡善雖多用前人詩句其剪裁

點綴若天成一云其剪裁綴輯皆若天成真奇作也先人嘗云詩

不宜用前人語若夫樂章則剪裁古人語亦無害但

要能使用爾如彥高人月圓半是古人句其思致含

蓄甚遠不露圭角不尤勝于宇文自作者哉

党承旨懷英金史字世傑馮翔人辛尚書棄疾俱山東人少司舍

屬金國初遭亂俱在兵閒辛一旦率數千騎南渡顯

干宋党在北方擢第入翰林有名為時文字宗主

二公雖所趨不同皆有功業寵榮視前朝李穀一作陶穀

韓熙載亦相況也後辛退閒有詞鷓鴣天云壯歲旌

旗擁萬夫錦韉突騎渡江初燕兵夜捉銀胡象漢箭

朝飛金僕姑思往事歎今吾春風不染白髭鬚都將

萬字平戎策換得東郊種樹書益紀其少時事也

高丞相巖夫在相位因元光二年元日慶七十會鄉里
交舊且求作詩文時先子以新罷御史避嫌不赴余
方弱冠爲作詩以公頗負謗且勸其退休也公得詩
大喜趣召余迎謂余曰解道青雲自致不須階邪又
撫余背曰汝費字如何下來益余詩云青雲自致不
須階十稔從容位上台負荷一堂森柱石調和衆口
費鹽梅勤勞密邇三朝重壽考康寧七秩開家道益
昌孫有息綵衣扶杖好歸來雷希顏爲作序亦有乘
天眷未衰可以引去之語後余將歸淮陽復獻書勸

其舉一人自代可得致政歸然公竟薨于位不能從
也

明昌承安間作詩者尙尖新故張者仲揚山布衣有名
召用其詩大抵皆浮豔語如矮窗小戶寒不到一作矮戶

小窗一鑪香火四圍書又西風了卻黃花事不管安仁
兩鬢秋人號張了卻劉少宣嘗題其詩集後云楓落
吳江真好句不須多示鄭參軍蓋譏之也南渡後文
風一變文多學奇古詩多學風雅由趙閑閑李屏山
倡之屏山幼無師傅爲文下筆便喜左氏莊周故能

一掃遼宋餘習而雷希顏宋飛卿諸人皆作古文故復往往相法倣不作淺弱語趙閑閑晚年詩多法唐人李杜諸公然未嘗語于人已而麻知幾李長源元裕之輩鼎出故後進作詩者爭以唐人為法也

趙閑閑嘗言律詩最難工須要工巧周圍吾聞竹溪公論以為五十六字皆知聖賢中有一字不經鑪錘便若一屠沽子廁其間也又云八句皆要警拔極難一篇中須要一聯好句為主後但以意收拾之足為好詩矣又嘗與余論詩曰選詩曰南登灞陵岸回首

望長安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此其含蓄意幾何又曰小詩貴風騷今人往往止作硬語非也

趙閑閑少嘗寄黃華詩黃華稱之曰姓王氏

句似非作有誤

千首其工夫不至是也其詩至今為人傳誦且趙以此詩初得名詩云寄語雪溪王處士年來多病復何如浮雲世態紛紛變秋草人情日日疎李白一盃人影月鄭虔三絕畫詩書情知不得文章力乞與黃華作隱居

趙閑閑嘗爲余言少初識尹無忌問久聞先生作詩不
喜蘇黃何如無忌曰學蘇黃則卑殺也其詩一以李
杜爲法五言尤工閑閑嘗稱其游同樂園詩云晴日
明華構繁陰蕩綠波蓬邱滄海遠春色上林多流水
時雖逝遷鶯暖自歌可憐歡樂極鈺鼓散雲和又有
佳句行雲春郭暗歸鳥暮天蒼野色明殘照江聲入
暮雲甚似少陵閑閑又稱趙黃山詩云中州集趙滅
字文儒第進
士明昌未終于禮部
郎中黃山其自號也燈暗風翻幔蛩吟葉擁墻人如
秋已老愁與夜俱長滴盡堦前雨催成鏡裏霜黃花

依舊好多病不能觴此詩信佳作也又黃山嘗與子

黃山道中作詩

一作嘗于黃
山道中作詩

有云好景落誰詩句裏

蹇驢馱我畫圖開

按全詩載
中州集

世號趙蹇驢余先子翰

林嘗談章宗春水放海青時黃山在翰苑扈從既得
驚索詩黃山立進之其詩云鴛鴦得暖下陂塘探騎
星馳人建章黃繖輕陰隨鳳輦綠衣小隊出鷹坊搏
風王爪凌霄漢瞥日風毛墮雪霜其喜園林得新薦
侍臣齊捧萬年觴章宗覽之稱其工且曰此詩非宿
構不能至此

趙閑閑平日字畫工夫最深詩其次又其次散文也嘗語余曰今日後進中作文者頗有三二人至吟詩者絕少字畫亦無也以是知公所長然議論經學許王從之散文許李之純雷希顏詩頗許麻知幾元裕之字畫頗許麻知幾馮叔獻也又嘗教余學書先法張旭石柱記每日汝輩幸有天資正不許學古人一點一畫寫也

李屏山雅喜獎拔後進每得一人詩文有可稱必延譽于人然頗輕許可故趙閑閑嘗云被之純壞卻後進只其譽教為狂後雷希顏亦頗接引士流趙云雷希顏又如此然屏山在世一時才士皆趨嚮之至于趙所成立者甚少惟主貢舉時得李欽叔獻能後嘗以文章薦麻知幾九疇人仕至今士論止歸屏山也李屏山教後學為文欲自成一家每日當別轉一路勿隨人脚跟故多喜奇怪然其文亦不出莊左柳蘇詩不出盧仝李賀晚甚愛楊萬里詩曰活潑刺底人難及也趙閑閑教後進為詩文則曰文章不可執一體有時奇古有時平淡何拘李嘗與余論趙文曰才甚

高氣象甚雄然不免有失支墮節處蓋學東坡而不
成者趙亦語余曰之純文字止一體詩只一句去也
一云詩只一向去也又趙詩多犯古人語一篇或有數句此亦
文章病屏山嘗序其閑閑集云公詩往往有李太白
白樂天語某輒能識之又云公謂男子不食人唾後
當與之純天英作真文字亦陰譏云
趙閑閑論文曰文字無太硬之純文字最硬何傷王翰
林從之則曰文字無軟者惟其是也余嘗以質諸先
人先人以趙論爲是

興定元光閒余在南京從趙閑閑李屏山王從之雷希
顏諸公游多論爲文作詩趙于詩最細貴含蓄工夫
于文頗屢止論氣象大槩李于文甚細說閑鍵賓主
抑揚于詩頗屢止論詞氣才巧故余于趙則取其作
詩法于李則取其爲文法若王則貴議論文字有體
致不喜出奇下字止欲如家人語言尤以助辭爲首
與屏山之純學大不同嘗曰之純雖才高好作險句
怪語無意味亦不喜司馬遷史記云失支墮節多韓
退之原道如此好文字未曰人其人火其書太下字

柳子厚肥皮厚肉柔筋脆骨之類此何等語千古以
來惟推東坡爲第一又多發古名篇中疵病淵明歸
去來辭前想像後直述不相侔伯倫酒德頌有大人
先生是寓言後聞吾風聲吾當作其退之盤谷序前
云友人後云昌黎韓愈似不相識永叔蘇子美墓誌
爭爲人所傳旣用爭字當曰人爭傳之不然曰爲人
所傳不須爭字子瞻超然臺記物有以蔽之矣矣字
不安此類甚多不可勝紀按王若虛滄南文集四十
五卷辨論居十之九他詩
文祇雷則論文尙簡古全法退之詩亦喜韓兼好黃
數卷

魯直新巧每作詩文好與朋友相商訂有不安相告
立改之此亦人所難也

正大中王翰林從之在史院領史事雷翰林希顏爲應
奉兼編修官同修宣宗實錄二公由文體不同多紛
爭蓋王平日好平淡紀實雷尙奇峭造語也王則云
實錄止文其當時事貴不失真若是作史則又異也
雷則云作文字無句法委靡不振不足觀故雷所作
王多改革雷大憤不平語人曰請將吾二人所作令
天下文士定其是非王亦不屑王嘗曰希顏作文好

皇清志卷八
用惡硬字何以為奇雷亦曰從之持論甚高文章亦難止以經義科舉法繩之也

雷翰林希顏為人作碑誌雖稱其德善其疵短亦互見之嘗曰文章止是褒與貶初作屏山墓誌數處有微言劉光甫讀之不能平與宋飛卿交勸令削去及刻石猶存浮湛于酒其性厭怠有不屑為之言余謂碑誌本以章其人之善雖不可溢美有媿辭然當實錄其善事使傳信後世若疵短則不當書也况非作史傳何必貶焉且其子孫覽之豈得自安也

趙閑閑作南城訪道圖諸公皆有詩嘗有一齊希謙者題云億劫夢中誇識解一生紙上作風波到今不冝抽頭去畢竟南城有甚麼人頗傳之

趙閑閑以文學名一世于吏事非所長興定初木虎高琪為相惡士大夫有罪輒以軍儲論加箠杖在位者往往被其苦俄命趙公攝南京轉運司一作使未幾果

坐誤糧草事當杖既奏宣宗曰學士豈當箠邪高琪曰不然無以戒後遂杖四十公大憤焉其後高琪誅詔適當公筆首曰君臣分嚴無將之罪莫大夫婦義

重不睦之刑何逃曾是一身兼此二惡人謂趙公之仇雪矣

正大初趙閑閑長翰苑同陳正叔潘仲明

名希孟

雷希

顏元裕之諸人作詩會嘗賦野菊趙有云岡斷秋光
隔河明月影交荒叢號蟋蟀病葉挂蠨蛸欲訪陶彭
澤柴門何處敲諸公稱其破的也又分詠古瓶蠟梅
趙云茗華吐碧龍文澀燭淚痕疎鴈字橫後云嬌黃
喚起昭陽夢漢苑淒涼艸棘生句甚工潘有云命薄
從教官獨冷眼明猶喜跡雙清五老也後分憶橙

射虎是甚多最後詠道學雷云青天白日理分明亦
爲題所窘也閑閑同館閣諸公九日登極目亭俱有
詩趙云魏國河山殘照在沙土樓殿野花開鷗從白
水明邊沒鴈向青天盡處迴未必龍山如此會座中
三館盡英才雷希顏云千古世家幾人在百年懷抱
此時開李欽止云連朝空惚簿書堆辜負黃花酒一

盃

凡作詩和韻爲難古人贈答皆以不拘韻字追宋蘇黃
凡唱和須用元韻往返數迴以出奇余先子頗留意

每與人唱和韻益狹語益工人多稱之嘗與雷希

顏元裕之論詩元云和韻非古要為勉強先子云如

能以彼韻就我意何如亦一奇也嘗在史院一作與

屏山諸公唱和李唐卿

一作呂唐卿

海藏齋詩舟字韻往

返十餘首先子有云繕圻舊圖翻短褐朱書小字記

歸舟屏山大稱其工用事也後居淮陽與劉少宣唱

和村字韻亦往返數十首最後論詩有云楊劉變體

號西崑竊笑登壇子美村大抵俗儒無正眼惟應後

世有公言先生杜曲今千丈派出江西本一源此道

陵遲嗟久矣不才安敢擅專門又樂府虛傳山抹雲

詩名浪得柳連村九原太白有生氣千古少陵無閒

言登泰山巔小天下到崑崙口知河源如君少進可

入室顧我今衰不及門少宣以為全不覺用他人韻

也

聯句亦詩中難事蓋座中立書不暇深思也南京龍德

宮趙閑閑李屏山王正之聯句王云棘猴未窮巧穴

蟻已失王人多稱之余先子亦留意主長葛簿時與

屏山張仲傑會飲坐中有定磁酒甌因為聯句先子

首唱曰定州花磁甌顏色天下白諸公稱之屏山則
 曰輕浮妾玻璃頑鈍奴琥珀張則曰器質至堅脆膚
 理還悅澤後居淮陽冀京父來過雪夜聯句先子有
 云簾疎見飛翼窗靜聞落屑又李欽叔來過李子遷
 在坐會合聯句先子首唱曰玉立兩謫仙鼎峙三敵
 國又云三強出奇兵八戰乃八克一老怯大敵三戰
 卽三北後自大梁歸陳與初聯句似有脫字先子首云紅
 拋汴梁塵絲吸淮陽酒後合葉縣中秋夜與郝坊州
 仲純王飛伯輩聯句具載蓬門集中中州集云劉從益字雲卿大安

元年進士拜監察御史得罪去久之起爲葉縣令未
 幾破召入授應奉翰林文字踰月以疾卒年四十四
 有蓬門先生
 集行于世

歸潛志卷第八

歸潛志卷第九

余先子翰林令葉時同郝坊州仲純按中州集名居中原人樞密院令

史出身嘗刺坊州正大末除鳳翔治中南山安撫使賦昆陽懷古詩諸公多繼

作先子有云營屯澧水橫陳處計墮劉郎小怯甲天

上雷風掃妖氣人閒虎豹畏真龍千秋一片昆溪月

曾照堂堂蓋世雄郝云戰骨至今埋澧水暮雲何處

是春陵李長源云潁川南下鬱坡陁遐想當年戰壘

多自是真人清宇宙誰為豎子試于戈元裕之云英

威未覺消沈盡試向春陵望鬱葱王飛伯云落日一

川英氣在西風萬葉戰聲來後云誰倚城樓弔興廢
一聲長笛暮雲開史學優李欽叔白文舉皆有詩余
亦作一古詩也

古人多有偶得佳句而不能立題者如山谷云清鑒風
流歸賀八飛揚跋扈付朱三未知可以贈誰又云人
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卽江山亦無全篇余先子
嘗有句云推愁不去若移酒不來如望霓又半
生竊祿魚貪餌四海無家 擇棲又未解作詩如見
畫常憂讀賦錯呼霓

夢中作詩或得句多清邁出塵余先祖龍山君嘗夢得
句云山路蘄有壁松風清無塵先子夢中詩云落月
浸天池余幼年夢中亦作詩云元猿哭處江天暮白
鴈來時澤國秋如鬼語也

先翰林罷御史閒居淮陽種五竹堂後白娛作詩云撥
土移根卜日辰森森便有氣凌雲真成闕里二三子
大勝樊川十萬軍影浸涼蟾窗上見聲敲寒雨枕邊
聞林閒故事傳西晉不數山王詠五君以寄趙閑閑
會閑閑亦于閑閑堂後種竹甚多一日禮部詔余曰

昨日欲和丈種竹詩牽于韻自作一篇荅其意可也
因出其詩云君家種竹五七個我亦近栽三四竿兩
地平分風月破大家畱待雪霜看土膏生意葉猶卷
客枕夢魂聲已寒見此又思君子面何時相對倚闌
于先子復和其韻云我家陳郡子梁園不約同栽竹
數竿清入夢魂千里其笑開詩眼幾回看幽姿淡不
追時好苦節相期保歲寒八座文昌天咫尺得如閒
客倚闌于又李澥公渡因游園城會雲中一僧曰德
超談及鄉里名家劉雷事公渡畱詩云邂逅雲中老

阿師里人許我話劉雷略談近日諸孫事頗覺衰懷

一笑開衆道髯參宜帥幙謂希顏人憐短簿去霜臺謂先

子園城香火西菴地嘗記秋高雨後來後先子過園

見之和其韻云上林春晚數歸期輾轉車聲疾轉雷

翠幄護田桑葉密綠雲夾路麥花開偶因假館畱蕭

寺試問游方指卮臺陳郡白首衲僧同里閭亦知吾祖

有雲來余以示閑閑閑亦和其韻寄先子云屏山

歿後使人悲此外交親我與雷千里老懷何日寫一

生笑口幾回開心知契闊畱陳土時復登臨上吹臺

目極天低雁回處西風忽送好詩來先子復和云兩
地相望雲與泥敢期膠漆嗣陳雷遙憐曉鏡霜鬚滿
但對故人青眼開且趁梅芳醉梁苑莫因雁過問燕
臺上林花柳驚春晚蓬勃西風卷土來

正大初先君由葉令召入翰林諸公皆集余家時春旱
有雨諸公喜而其賦詩以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
為韻趙閑閑得發字其詩云君家南山有衣鉢叢桂
馨香老蟾窟溢水集從來青紫半門生今日兒孫牀
滿笏集作邇來雲卿復秀出雲卿集論事觀書眼如

月豈惟傳家秉賜彪亦復生兒勗勗往時曾乘御

史驄集作未害霜蹄聊一蹶雙鳧古邑試牛刀百里

政聲傳馬卒集作今年視草直金鑾雪章妙手看揮

發老夫當避一頭地集作有慚老驥追霜鶻座中三

館盡豪英健筆縱橫建安骨已知良會得四并集作

更許深杯辭百罰一作傳我雖不飲願助勇政要青

燈照華髮集作但令風雨破天慳未厭歸途洗靴襪

集作先君得好字因用解嘲其詩云春寒桑未稠歲

早麥將槁此時得一雨奚翅萬金寶吾賓適在席喜

氣溢襟抱酒行不計觴花底玉山倒從來慳混嘲蓋
為俗子道北海得開尊天氣豈常好况當生發辰霽
足恨不早東風又吹簷滴乾主人不慳天自慳是日
諸公極驩皆霑醉而歸後月餘先君以疾不起趙以
天慳為詩識云

元裕之李長源同鄉里各有詩名由其不相下頗不相
咸李好憤怒元嘗云長源有憤擊經元好滑稽李輒
以詩譏罵元亦無如之何按中州集以李長源為三
知己之一此云不相咸何
也元嘗權國史院編修官時未帝召故駙馬都尉僕

散阿海女子入宮俄以人言其罪又蒙放出元因賦
金谷怨樂府詩李見之作代金谷佳人荅一篇以拒
焉一時士人傳以為笑談元詩云娃兒十八嬌可憐
亭亭裊裊春風前天上仙人玉為骨人間畫工畫不
出小小油壁車軋軋出東華繡帶盤綾結雲裙踢雁
沙嬌雲一片不成雨遺山集云金縷盤雙帶雲裙
踏雁沙一片朝雲不成雨被
風吹去落誰家豈無年少恩澤侯錦鞵貂帽亦風流
集云豈無少年恩澤
侯金鞍繡帽亦風流不然典取鷓鴣裘四壁相如堪
白頭金谷樓臺杳無主燕子不飛花著雨集云金谷
樓臺悄無

主燕子不知環珮作離聲誰解琵琶得私語集云

來花著雨私語有情峰雄蛺蝶雌無情雞欺翡翠兒集云無

見私語勸君滿飲金曲后集云勸君滿明日無花空折

枝李詩云石家園林洛水濱粉垣碧瓦迷天津樓臺

參差映金谷歌舞日日嬌青春是時天下甲兵息江

南已傳歸命臣永平以來太康治四海一無窮人

洛陽城中厭醜醜司隸夜過不敢噴王門戚里爭豪

侈車馬如水爭紅塵燒金斫玉延上客李倫豈輸趙

王倫兩家炎炎貴相軋笙竽嘈嘈妓成列珊瑚紅樹

障青絲馬踏裂因緣睡眦貴人怒詔下黃

門促收捕郵夫防吏急喧驅河南牒繫御史府鐘鳴

漏盡行不休生存華屋歸山邱綠珠香魂浣塵土侍

兒忍居樓上頭君王慈明宥率土妾身竄名籍民伍

平生作得健兒婦狗走雞飛豈敢惡元和其詩先子

稱工遺山集後芳華怨云江南破鏡飛上天三五二

半邊白八清光圓豈知泮梁破來一千日寂寞菱花仍

人不知枉為珠娘怨金谷樂府初唱姓見行彈棋局

平心不平只今雄峰雌蝶雨不死老眼天公如有情

白玉搔頭綠雲髮玫瑰面脂透肉滑春風著人無氣

力不必相思解銷骨落花絕品姚家黃揚州銀紅一

國香于圍萬遠看不足雨打風吹空斷腸丹砂萬年

帝晉志卷九

六知不足齋叢書

藥金即八州督不及秦宮一生花裏活
長門曉夕壽相如儘著千金買消渴

麻徵君知幾在南州見時事擾攘其催科督賦如毛百
姓不安嘗題雨中行人扇圖詩云幸自山東無稅賦
何須雨裏太倉黃尋思此箇人間世畫出人來也著
忙雖一時戲語也有味知幾若見今日事又作何語
邪又戲題太公釣魚圖云向使文王不獵賢一竿潦
倒渭河邊當時若早隨時世直喫羊羔八十年亦中
時病也又有道人云太公壽命八十餘文王一見便
同車而今若肯蟠溪客也被官中要納魚雖俚語可

以想見時世也

王翰林從之嘗論黃魯直詩穿鑿太好異云能令漢家
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若道漢家二百年自嚴陵
釣竿上來且道得然關風甚事又云猩猩毛筆平生
幾輛屐身後五車書此兩事如何合得且一猩猩毛
筆安能寫五車書邪按淳南集中詩話三
卷拈擊山谷為多余嘗以語
雷丈希顏曰不然一猩猩之毛如何只作筆一管後
以語先子先子大笑云

金朝律賦之弊不可言大定間諸公所作氣質渾厚學

問深博猶可觀其後張承旨行簡知貢舉惟以格律痛繩之洗垢求癥苛甚其一時士子趨學模題畫影至不成語言以是有甘泉甜水之諺文風浸衰故士林相傳但君題小賦必曰國欲圖治君當灼知隔句貼多用可得而知四字故文人見一舉子必指曰又一可得而知者有人云聞一老師令席生作漢高祖斬白蛇賦席生小賦破題云蛇不難斬君當灼知師改曰不然不若國欲圖治君當斬蛇又令作鴻雁來賓賦曰秋既云至雁當灼知此可以軒渠也

許州有蘇嗣之者云東坡後裔蓋子由久居潁川有族不南渡者也其人頗蠢騃富于財以貲入官交結權要短衣女直中士大夫多以為笑以其肥碩也呼為蘇胖余嘗與雷希顏談及之雷曰頗聞夜僵水牛之說乎余對不知也雷曰昔東坡生一夕眉山草木盡死今蘇胖生一夕鄭村水牛盡死也此可大笑

趙翰林周臣為學士楊之美為禮部尚書二公相得甚歡蓋楊雖視趙進稍後且齒少趙以其學問政事過人雅重之而楊事趙亦謹正大初朝廷以夏國為北

兵所廢將立新主以趙公年德俱高且中朝名士遂命入使冊之既行館閣諸公以為趙公此行必厚獲蓋趙素清貧也至界上朝議罷其事飛驛卒遣追回一云併驛追回當驛卒之行也楊公在禮部召至授以一卷書封印甚謹諭以直至學士面前開拆卒既至趙所先授以省符次白有禮部實封趙公疑訝不知為何事啟之乃楊公詩一首也其詩云中朝人物翰林才金節煌煌使夏臺馬上逢人唾珠玉筆頭到處灑瓊瑰三封書貸揚州命半夜碑轟薦福雷自古書生多

薙命滿頭風雪卻迴來趙公撫掌大笑後朝野喧傳以為笑談

張特立文舉東明人少擢第有能聲調萊州節度判官

不赴

金史云泰和三年中進士第調宣德州司候再調萊州節度判官不赴

居汜之園

城躬耕田野以經學自樂正大初侯左丞摯薦諸朝

廷為洛陽令

一云薦起為洛陽令

稱治召拜監察御史

按史為正大四年

奉法無所私因劾省掾高楨輩受請託飲娼家坐不實得罪蓋初劾時嘗以草示應奉王鶚伯翼共議之王乃其門生也事既行高楨輩訟之當時同席并

有省掾王賓德卿張以其進士也故不効于是朝省
 疑其私併治文舉德卿文舉左遷邳州軍事判官杖
 五十賓亦勒停士論皆惜文舉之去賓因作詩有云
 王鶚既曾經手改高楨自是著心攀就中最苦張文
 舉收拾閒雲返故山時人傳以為笑按特立卒年七十五
 高丞相巖夫自南渡執政在中書十餘年無正言直諫
 聞于外清論鄙之公性勤慎密以此為人主見知每
 朝入待漏院必先百官至有人云丞相方秉燭至院
 中忽一朝士朝服立于前公不識之問曰卿為誰其

人曰我歐陽脩也爾為誰公曰吾丞相也卿豈不識
 邪其人曰脩不識丞相丞相亦不識脩朝野相傳以
 為笑又為三司使時主行鈔法及出支軍糧頗靳惜
 且折支他物軍民號不支及薨人又云丞相死既焚
 其聲猶不支也嗟乎士大夫得志可不慎歟一有失
 衆心其譏誚如此可畏也夫

王翰林從之貌嚴重若不可親然喜于狎笑酒閒風味
 不淺崔翰林伯善性儉嗇家居止蔬食為常故院中
 為之語曰崔伯善有肉不餐王從之無花不飲崔伯

善有肉不餐卻圖箇甚王從之無花不飲誰慣了你
來又云崔伯善有肉不餐要餐也沒王從之無花不
飲不飲即休

李屏山在燕都時與雷希顏張伯玉諸公宴游李嗜酒
雷善飲啗因相戲言之純愛酒如蠅希顏見肉如鷹
伯玉好色如僧遂相與大笑

李長源雖才高然不通世事傲岸多怒交游多畏之李
欽叔嘗云長源上頗通天文下粗知地理中間全不
曉人事也或者傳爲本謂王飛伯正大中長源遇余

淮陽因談及飛伯余舉欽叔言長源大笑曰此政謂
我也

李屏山視趙閑閑爲丈人行蓋屏山父與趙公同年進
士也然趙以其才友之忘年屏山每見趙致禮或呼
以老叔然子文字閒未嘗假借或因醉嫚罵雖慍亦
無如之何其往刺寧夏嘗以詩送有云百錢一匹絹
雷作寒儒視譏其多爲人寫字也又云一婢醜如鬼
老腳不作溫譏其侍妾也又送王從之南歸有云今
日始服君似君良獨難惜花不惜金愛睡不愛官亦

一時戲之也

趙閑閑本好書以其名重也人多求之公甚以爲苦嘗于禮部廳壁上榜云當職係三品官爲人書扇而失體請諸人知既致仕于宅門首書曰老漢不寫字然燕居無客未嘗不鈔書相識輩強請亦不能拒若夫其心所不喜者雖懇求竟不得也雷希顏得其書最多凡有求未嘗拒益公頗憚雷且雷善求其書時或公食後出古人墨蹟使觀之又出佳研精紙名墨在前或飲以一二杯待公有書輿引紙落筆俄頃數

幅雷旁觀輒稱歎凡一點一畫必曰此顏平原也此米元章也公既喜遂書不倦又雷與屏山皆不工書趙公嘗笑之曰希顏堂堂如此而寫如此字一日在禮部適公爲王從之書末云某月日爲從之天下士書髯雷在側笑其不工也闔坐大噱又一日雷得郭恕先篆數幅甚珍之以示趙公公亦喜雷因求跋尾公跋云恕先篆不減唐人然迄宋百餘年不經諸名上發揚此一反雷希顏而趣售之趣一作輒其鑒裁如此然其書不減李屏山此一反後數日公壻張履求書

余亦在座公跋其尾云年月日微雨中爲張倩書雷
希顏欲以恕先篆相易雷愕然公徐曰劉京叔不可
乃止因相與大笑又王武叔出館補外未赴甚貧會
五月麥熟將出京求濟于交友輩持素紉扇數十詣
公求書公拒之武叔素嗜酒不檢既出公門大叫呼
公公聞而遠召爲書之然每一扇頭但書古詩一聯
有曰黃花入麥稀者有曰麥天晨氣潤者有曰麥隴
風來餅餌香者蓋嘲王求麥也然王竟以其書多所
獲又一日公在禮部白樞判文舉諸人邀公飲丹陽

觀公將往先謂諸人曰吾今往但不寫字耳如求字

者是吾兒文舉曰先生年德俱高某等真見行也公

笑又爲書之按閑閑以書名世其真蹟流傳絕少予
藏有草書詩藁一卷附錄以永其傳

金源閑閑老人真蹟
和擬幸蘇州

西澗西荒行逕草叢生樹隔前溪一犢鳴步尋幽澗疑無

路忽有人家略杓橫
和煙寺鐘

近壑斂暝色遠山猶夕暉聲從煙際起復向煙中微

隨風散林野渡頭人未歸和西塞山龍門

雙闕聳岩堯神斧忽中斷一水從中來千龕道傍滿

和山耕叟步逐麋鹿迹詎知朝市情負薪南澗曲榛棘雨中行

呼見問牛飽又向山耕

石澗雲生衲崖傾月照禪衣橫竹錫洗鉢落巖泉

但見山花發幽居不記年

明從閣中去聞從明際來流光不相待聞盡玉爐灰

萬籟靜中起猶是生滅因隱几以眼聽非根亦非塵

新移白閣峯遠訪中條客結茅授經臺共坐雲間石

松龕讀易朝月窗談道夕從此到終身區中了無迹

青溪霧氣散水涵天影空白雲翻著底移舟明鏡中

鳥近前灘日花移別岸風遙知夜來雨山色翠如葱

冷暈侵殘燭雨聲在深竹驚鳥時一鳴寒枝不成宿

驚湍瀉石崖百步無人跡愛此靜中喧聊布安禪席

水無激石意云何轉雷聲仁者自生聽達士了不驚

空境自寂澹然兩無情

和演師西齋

凡竹閒僧但聞花外磬敲檻出魚游巢簷知鳥性

雲蒸坐禪石露溼行道逕夜寂一燈殘山月來破暝

和遊開元精舍

松軒風掃淨終日閉門居犬臥青苔地鳥銜紅柿初

瓶殘夜禪起經潤雨翻餘自是少人迹非關往來疎

和谷山中道士

行轉青溪又別峯馬蹄終日認樵蹤翠微深處無人

住寺在深山何處鐘

西樓

十去龍沙雁年年九不歸輝塵猶未息莫近塞雲飛

擬漠漠帆來重

薄暮蕭蕭雨何人獨倚欄濛濛山氣重澹澹水紋寒

草際光猶泣松梢滴未乾燈前未歸客無夢到長安

擬何時風雨夜

幽居少人事有客來不速爐內火正紅尊中酒新綠

歸營志卷九

古知不足齋叢書

高齋始聞雁隔窗時動竹何當風雪夜抱被還同宿

了無車馬迹終日掩禪關不下溪頭路坐看簷際山

好鳥破午寂幽花澹春閑簪組方為累來遊不知還

冠帶事朝謁清坐彈鳴琴以彼塵外趣遠我遺世心

岸幘送歸鳥隱几見遙岑聊得靜者樂豈必居山林

右擬和章詩幾廿首數年前致政時作今歲過超

化少林意欲卜居病未能也

正之郎中送此幅禱者用礬糊不能書書不成字

重違雅意勉強作此正大八年七夕後一日秉

文

閑閑公以正大九年五月十二日下世此卷最

為暮年書故能備鍾張諸體於屋漏雨雖畫沙

之外別有一種風氣令人愛之而不厭也百年

以來詩人多學坡谷能擬韋蘇州王右丞者唯

公一人唯真識者乃能賞之耳後廿二年三月

五日門生元好問敬覽

李屏山平日喜佛學嘗曰中國之書不及也又曰西方

之書又曰學至于佛則無所學釋迦贊云竊吾糟粕

貸吾糝糠粉澤丘軻刻畫老莊嘗論以為宋伊川諸

儒雖號深明性理發揚六經聖人心學然皆竊吾佛

書者也因此大為諸儒所攻興定閒再入翰林時趙

閑閑為翰長余先子為御史李欽止欽叔劉光甫俱

在朝每相見輒談儒佛異同相與折難久之屏山因

以禪語解中庸那著無多事只怕諸儒認識神先子

和之亦書其後云談元政自伯陽孫佞佛真成次律

身畢竟諸儒板不去可憐饒舌費精神蓋屏山嘗言
吾祖老子豈敢不學老莊吾生前一僧豈敢不學佛
故先子及之屏山覽之大笑且曰板字如何下來先
子曰公羊諸大夫板隱而立之是也又屏山解道生
一云一二三四五蝦蟆打杖鼓大抵皆如此葛藤語
及其屬疾葢酒後傷寒至六七日發黃徧身如金迄
卒色不變醫所謂酒疸者交游因戲之曰屏山平日
喜佛今化爲丈六金身矣而張介夫祭文直云公必
乘雲氣騎日月爲汗漫之游不然則西方之金仙矣

趙開本喜佛學然方之屏山頗畏士論又欲得扶
教傳道之名晚年自擇其文凡主張佛老二家者皆
削去號溢水集首以中和誠諸說冠之以擬退之原
道性揚禮部之美爲序直推其繼韓歐然其爲二家
所作文并其葛藤詩句另作一編號閑閑外集以書
與少林寺長老英粹中使刊之故二集皆行于世余
嘗與王從之言公旣欲爲純儒又不捨二教使後人
何以處之王丈曰此老所謂藏頭露尾耳又深戒殺
生中年斷葷腥嘗謂余曰凡人欲甘己之口舌而害

生物彼性命與人何異也又曰吾先人晚年亦斷葷腥臨終閉目逝少頃復開目曰我見數人擔肉數擔過去蓋吾命所得食而不食者也或者戲曰死則已矣不亦枉了此肉乎然推公之心本慈祥嘗曰吾生前是一僧又曰吾前生是趙抃閱道蓋閱道亦奉佛也余先子自初登第識公公喜其政事既南渡喜其有直名後由公薦入館當代吾又曰某官業當爲本朝將老而得此公入館當代吾又曰某官業當爲本朝第一末幾先子歿公哭甚哀又爲文以祭爲詩以挽

又取諸朝士所作挽詞親書爲一軸寄余余請表諸墓至于新修葉縣學詩及先子惠政碑皆公筆也余與定末因試南京初識公已而先子罷御史歸淮陽余獨留日從公游論詩講道爲益甚多然公以吾家父子不學佛議小不可且屢誘余余亦不能從也嘗謂余曰學佛老與不學佛老不害其爲君子柳子厚喜佛不害爲小人賀知章好道教不害爲君子元微之好道教不害爲小人亦不可專以學二家者爲非也余因悟公以吾父子不學二家恐其相疵病故有

是論已而余亦歸淮陽公又與余書曰慎不可輕毀
佛老二教墮大地獄則無及矣聞此必大笑但足下
未知大聖人之作手耳余答書曰若二教豈可輕毀
之自非當韓歐之任豈可橫取謗議哉自非有韓歐
之智豈可漫浪爲哉君子者但知反身則以誠處事
則以義若所謂地獄則不知也然公終于余有所恨
石抹嵩企隆亦從公游學佛公甚愛之嘗于慧林院
謁長老公親教企隆持香爐三棹脚作禮一云九禮因語
梁戶部斗南曰此老不亦壞了人家子弟邪士林傳
以爲笑公旣致仕苦人求書大書榜于門有一僧將
求公作化疏以釘釘其于于公門公間遽出禮之爲
作疏且爲書也

歸潛志卷第九

歸潛志卷第十

李屏山晚年多疑畏見後進中異常者必摩撫之雷公
希顏本其門下士後見其鋒銳氣勢恐其害已甚憚
之嘗為檄以疏其過惡已而焚之李公欽止劉公光
甫皆推挹屏山然屏山以為李有鉤鉅劉談論鋒出
風出皆憚之嘗謂余曰若欽止之目希顏之髯光甫
之牙皆可畏余每與先子言以為笑

正大閒雷希顏李欽叔俱在翰林王鶚伯翼以新進狀
元亦入院為應奉然其趨向各不同故當時館中有

云凡在院諸公有侯門戚里者有秦樓謝館者有田
夫野老者侯門戚里者謂雷交權要也秦樓謝館者
謂李狎歌酒也田夫野老者謂王為其鄉人通請託
也

泰和大安以來科舉之文弊蓋有司惟守格法無有材
心故所取之文皆猥弱陳腐苟合程度而已其逸才
宏氣喜為奇異語者往往遭細落文風益衰及宣宗
南渡貞祐初詔免府試而趙閑閑為省試有司得李
欽叔賦大愛之蓋其文雖格律稍疎然詞藻莊嚴詞藻

一作絕俗因擢為第一人擢麻知幾為策論魁于是

舉子輩譁然愬于臺省投狀陳告趙公壞了文格又
作詩譏之臺官許道真奏其事臺官一作臺省將覆考久之

方息俄欽叔中宏詞科遂入翰林眾始厭服正大中
欽叔復為省試有司得史學優賦大愛之亦擢為第
一於是舉子輩復大譟蓋史之賦比李尤疎第以學
問詞氣見其為大手筆又賦中多用禽獸對屬眾言
何考官取此賦為魁蓋其中口味多也又曰可號學
優為百獸家一作百禽家俄學優對廷策中之議者亦息

嗟乎士皆安卑習陋久矣一旦見其有軒昂峭異者其怪駭宜哉夫科舉本以取天下英才格律其大約也或者捨彼取此使士有遺逸之嗟而趙李二公不徇衆好獨所取得人彼議者紛紛何足校也

金朝錢幣舊止用銅錢正隆大定泰和開始鑄新錢餘皆宋舊錢及高巖夫爲三司副使倡行鈔法初甚貴重過於錢以其便于持行也爾後兵興官出甚衆民間始輕之法益衰南渡之初至有交鈔一十貫不抵錢十文用者富商大賈多因鈔法困窮俗謂坐化官

知其然爲更造號曰寶券新券初出人亦貴之已而復如交鈔官又爲更造號曰通貨又改曰通寶又改曰寶貨曰寶泉珍寶珍會最後以綾織印造號珍貨抵銀一起一衰迄國亡而錢不復出矣予在淮陽時嘗聞宋人喜收舊錢商賈往往以舟載下江淮貿易于是錢多入宋矣嗟夫錢爲至寶自古流行今日棄置與瓦礫等而以諸帛相誑欺無怪乎天下之遠

原本

空白
二行

與定未予在南京會屏山至釣臺日游每從之多問以
金朝舊事屏山備為予談之其談田穀侍郎黨事云
熙宗時韓丞相企先輔政好獎進人材田穀輩風采
誠一時人士魁名士皆顯達焉凡宴談會集閒諸公
皆以分別流品升沈人物為事時蔡丞相松年曹尙
書望之許宣徽霖居下位欲附其中而穀輩不許曰
松年失節望之俗吏霖小人皆屏而不用三人者大
恨之時太師遼王名宗以皇叔當國三人者游其門
甚言穀等專進退人材自利將不利朝廷遼王信之

將有以發怒會韓丞相病革遼王候焉適穀在內聞
之起避門後丞相屬王以後事曰田穀可代吾遼王
忿然曰是子當誅相公昏矣因起而出穀聞之汗沾
衣已而丞相薨穀等失勢三人者促遼王起黨事奏
聞熙宗曰黨人何為遼王曰黨人相結欲反耳上曰
若爾當盡誅之于是收穀等下獄且遠捕四方黨與
每得一人先漆其面赴訊使不相識榜掠萬狀穀具
贖皆死獄中而松年望之霖皆進用矣案金史孟浩
傳云企先薨
穀出為橫海軍節度使選人龔夷鑿除名值赦赴吏
部銓得預覃恩穀已除橫海部吏以夷鑿白穀穀乃

倒用月日署之許霖在省典尊恩行臺省工部員外
郎張子周素與霖有怨以事至京師微知夷鑿覃恩
事疾許霖養之詆以專擅朝政詔獄翰之擬殺與奚
叔那具贖王植高鳳庭王劬趙益與龔夷鑿死其妻
子及所往來孟浩等三十四人皆其後松年在相位
徒海上仍不以赦原天下冤之
晨赴朝上馬見毅召辨左右但聞松年云某當便行
望之在吏部聽事亦見毅召辨二人由此薨而霖病
削頸斷卒天之報施亦顯哉大抵類田蚡灌夫事也
當毅用事時士之希進者無不附之獨吾高祖南山
翁不預及其邁禍天下士多不免獨吾祖得全世以
擬郭林宗張御史景仁表翁墓有云當時以聲勢為

能吏巧相附會者未嘗推挽公公亦不以此屑意其
後皆坐朋黨淪胥以敗公獨不與識者莫不多之蓋
實錄也

屏山又談趙開閣初上言諸公坐詩譏諷得罪事云章
宗誠好文獎用士大夫晚年為人讒閒頗厭怒如劉
左司昂中州集云字之昂興州人大定十九年宗御
史端脩案中州集云字平叔一字伯正汝州人大定
而天下止以宗平叔目之溢水集先以大中事皆
坐謗議朝政請外官其後路侍御鐸中州集云字周
宣叔冀州人

五知不足齋叢書

戶部昂

中州集云字德卿真定人大定初第進士仕至同知沁南軍節度使事

王脩撰

庭筠復以趙開閑事謫絀每日措大輩止好議論人

故泰和三年御試上自出題曰日合天統以困諸進

士止取二十七人

一云三十七人

皆積漸之所致也初趙秉

文由外官為王庭筠所薦八翰林既受職遽上言云

願陛下進君子退小人上召入宮使內侍問當今君

子小人為誰秉文對君子故相完顏貞小人今參政

胥持國也上復使詰問汝何以知此二人為君子小

人秉文惶迫不能對但言臣新自外來聞朝廷士大

夫議論如此時上厭守貞直言巾宰相出留守東京

嚮持國諂諛驟為執政聞之大怒因窮治其事收王

庭筠等俱下吏且搜索所作譏諷文字復無所得獨

省掾周昂送路鐸外補詩有云龍移鱗鱗舞日落鴟

梟嘯未須發三歎但可付一笑頗涉譏諷奏聞上怒

曰此政謂世宗升遐而朕嗣位也大臣皆懼罪在不

可測參知政事孫公鐸從容言于上曰古之人臣亦

有擬為龍為日者如孔明臥龍荀氏八龍趙衰冬日

趙盾夏日宜無他于是上意稍解翌日有旨庭筠坐

舉秉文昂坐譏諷各杖七十左貶外官秉文狂愚為人所教止以本等外補初秉文與昂不相識被累已而昂杖臥秉文謝焉大為昂母所詬秉文但曰此前生冤業也故人為之語有不攀欄檻只攀人之句其後趙公以文章翰墨著名位三品主文盟然此少時事終不能掩大安中出刺寧夏屏山以詩送之有云明昌黨事起實夫子為根黃華文章伯抱恨八九原槃槃周大夫不得早調元株逮及見黜公獨擁朱轡蓋訐其舊事也

按完顏貞當作完顏守貞下同

余嘗聞故老論金朝女直宰相中最賢者曰完顏貞相章宗屢正言有重望自號冷巖接援士流一時名士如路侍御鐸周戶部德卿諸公皆倚以為重後竟以直罷相出畱守東京德卿賦冷山行頌其德

胥參政持國由經童入仕得幸于章宗擢為執政一時權勢赫然而張仲淹諸人游其門附以進用時號胥

門十哲

金史承安三年御史臺劾奏張復亨張嘉貞趙樞張光庭高元甫張巖叟傅汝梅張翰裴元郭郭皆趨走權門人戲謂胥門十哲復亨泰和南嘉貞尤卑佞苟進不稱諫職俱宜黜罷奏可

征宋人傳檄有云經童作相監女為妃皆指以罪章

宗監女者元妃李氏其家因罪沒入官為奴婢屬監
戶李氏少給事太后章宗見而悅之及即位大被寵
嬖專房拜為元妃勢敵正后其兄喜兒少嘗為盜貨
緣至宣徽使弟帖哥至近侍局使一家權勢熏天士
大夫好進者往往趨附南京李按察炳中山李翰林
著中川集字彥明真人皆與妃家結為親獨李懷州晏中州集字
致美高平人辭不肖後章宗崩無子元妃等與宰相撒速
定策立衛王王世宗子章宗叔也王既立撒速欲專
其功媒孽李氏罪惡以為嘗為厭勝事衛王下詔賜

元妃死且廢為庶人使天下止呼其小字李師兒其
母王坐誅兄喜兒弟帖哥皆竄北邊李氏一族灰滅
矣當其盛時不減唐開元楊貴妃家然止于奢縱不
能害政蠹民也世言李氏姿色不甚麗性慧穎能迎
合人主意以此幸于章宗初不知書後見上好文遂
能作字知文義婦人女子變化有此哉

張仲淹復亨少為進士同郭黼周詢盧元中州集字子達玉田人

中宏詞科為文有體且長于吏事大為章宗所知登
第不十年位三品擢中都路都轉運使卒時年方四

十餘不然大拜矣然以其附胥氏得進清論鄙之士
大夫趨向不可不慎也

紇石烈執中小字胡沙虎世宗時爲護衛得幸于章宗
爲人凶悍鷲橫爲舉朝所惡且蒞官不法臺諫屢有
言上常右之每日汝輩無他事何止言胡沙虎也斯
人止是跋扈耳孟參政鑄時爲御史中丞對曰聖世
豈容有跋扈之臣上無以應然屢斥屢召恩寵不衰
衛王卽位北方兵起命執中爲帥大敗于古北口北
兵由此犯燕都衛王疏其罪除名爲民未幾復起爲

四門都提控仍令參議省事執中旣得兵柄遂有廢
立心時駙馬都尉南平衛王心腹也方用事判大興
府執中一旦勒兵言南平謀反殺之于街卽詣宮斬
關以入車載衛王還第自號監國元帥坐都堂百官
無敢言者時完顏元奴以參政將兵數萬備北邊執
中懼其見討使其家人好召之元奴遲疑久竟赴關
執中執而誅之遂縊衛王死時豐王判彰德府卽迎
入立是爲宣宗士論謂元奴不入都執中必不敢弑
逆政如皇甫嵩之就董卓徵也庸人無斷至誤國家

如此宗以執中為太師尙書令澤王進退百官自
恣有震主之威宣宗拱手而已未幾高琪者時為西
南路招討使將兵執中命出都與北兵戰高琪敗歸
見執中執中將誅之已而釋之復命提兵以出又敗
高琪懼誅號令軍士將順眾心誅執中眾皆諾夕入
執中第被甲胄露刃以前執中方濯足見大駭走入
臥內高琪軍士追殺之持其首赴宮門請罪宣宗大
懼遽傳詔赦之明日拜平章政事高琪既為相復跋
扈擅權南渡政事自已出宣宗甚憚之然其為人頗

廉月俸計家所費外悉納于官性忌忍多害其敵已

者殺平章政事抹撚盡忠金史有傳殺東平帥移刺都察

移刺都東京猛安人金史有傳郝文忠金源十節士

歌移刺都其一也○郝詩云金源大將重移刺義烈

胆勇絕世無懼注霜蹄誤一蹶長萬忽中金僕姑思

歸不忍遜逃去立功報效同關某雄猛已取左右忌

姦兇巨測憂且暮曹沫不免劫齊桓賢王慷慨許送

還聯鑣南下三千里義如子反與華元負鑽梁園見

天子猛士來歸盡驚喜再賜節鉞還部曲光彩騰騰

滿旗尾獨當一面帥南陽誰知鬼蜮不可防忽然羅

織斬東市市人盡哭斛律光自壞長城撤棟梁翦殘

羽翮忽滅亡嗚呼移刺都可惜烈丈夫擊殺麒麟跨

蹇驢卻相白其力也與定初坐殺其夫人為家人訟

撒將官奴言宰執將奏之法當退避高琪忿然遽索馬歸宣宗

卽命親兵擒下獄以大不敬論殺之

衛王初卽位改元大安歷四年改元崇慶歷二年又改

元至寧人謂三元大崇至矣俄有胡沙虎之變

南京未破時一二年市中有一僧不知所從來持一布囊貯棗持以散市人無窮所在兒童從之又有一僧手拾街中破瓦子復用石擊碎所在亦兒童聚焉人初不知何意後國亡方知散棗者使之早散擊瓦者國家瓦解矣

宣宗興定六年夏彗星出西方長丈餘朝廷下詔改元

元光據漢武帝故事以厭之其年十一月宣宗崩已而宋帝亦崩天道竟誰應耶

趙翰林可獻之

中州集云高平人貞元二年進上

少時赴舉及御簾試

王業艱難賦程文畢於席屋上戲書小詞云趙可可肚裏文章可可三場捱了兩場過只有這番解火恰如合眼跳黃河知他是過也不過試官道王業艱難好交你知我時海陵庶人親御文明殿望見之使左右趣錄以來有旨諭考官此人中否當奏之已而中選不然亦有異恩矣後仕世宗朝爲翰林脩撰因夜

覽太宗神射碑反覆數四明日會世宗親饗廟立碑
下召學士院官讀之適有可在音吐鴻暢如宿習然
世宗異之數日遷待制及冊章宗為皇太孫適可當
筆有云念天下大器可不正其本歟而世嫡皇孫所
謂無以易者人皆稱之後章宗即位偶問向者冊友
誰為之左右以可對即擢直學士嗟乎獻之三以文
字遇知人主異哉獻之少輕俊文章捷捷尤工樂章
有玉峰閑情集行于世中州集云號玉峰散人集晚年奉使高麗
高麗故事上國使來館中有侍妓獻之作望海潮以

是為世所傳其詞云雲垂餘髮霞拖廣袂人閒自有

飛瓊三館俊游百銜高選翩翩老阮才名銀漢含雙

星尚相看眠眠似隔盈盈醉玉添春夢魂同夜中州樂府

云夢雲惜卿卿離觴草草同傾記靈犀舊曲曉枕餘

醒海外九州郵亭一別此生未卜他生江上數峰青

悵斷雪殘雨不見高城二月遼陽芳草千里路傷情

歸而下世人以為此生未卜他生之識云先是蔡丞

相伯堅亦嘗奉使高麗為館妓賦石州慢云雲海蓬

萊風霧鬢鬢不假梳掠仙衣卷盡霓裳方見宮腰纖

弱心期得處世閒言語非真海屋一點通寥廓無物

比情濃與無情相搏中州樂府云雜索曉來一枕餘

香酒病賴花醫卻中州樂府云收拾新愁

重酌半帆雲影載得無際關山中州樂府云片帆雲

夢魂應被楊花覺梅子雨絲絲滿江干樓閣二詞至

今人不能優劣予謂蕭閑之渾厚王峰之峭拔皆可

人然蔡之仙衣卷盡霓裳方見宮腰纖弱典趙之惜

卿卿皆不免為入疵議之矣

王副樞晦子明金史澤州高平人白布衣時憚人以俠

明昌二年進士

聞其友人出游久妻與一僧私既歸晦以告其友無

如之何晦教之復為遠出計治裝即岐而他寓夕造

其家僧見之趨啓軒以逃晦伏軒外以鐵簡迎擊僧

腦出而斃明日晦詣有司等自陳其事一云陳有司

義而釋之其後守順州竟以節死

金朝名士大夫多出北方世傳雲中三老圖魏參政子

平宏州順聖人梁參政甫應州山陰人程參政暉蔚

州人三公皆執政世宗時為名臣又蘇右丞宗尹天

成人吾高祖南山翁順聖人雷西仲父子渾源人李

屏山宏州人高丞相汝礪應州人其餘不可勝數余在南州時嘗與交游談及此余戲曰自古名人出東西南三方今日合到北方也

周戶部德卿嘗論時人之文曰正甫之文可敬從之之

文可愛之純之文可畏也正甫名珪真定人

中州集云大丞

相松年之子天德三年進士嘗為省都事有能聲泰和南征軍書

羽檄皆出其手為文條暢有法余嘗至樂城縣署中有一遺愛碑正甫筆也餘文不多見在南京時李屏山嘗云正甫文字全散失不傳以是知士大夫貴有

一長子弟也

趙開關於前輩中文則推党世傑懷英蔡正甫珪詩則

最稱趙文孺諷尹無忌如嘗云王子端才固高然太

為名所使每出一聯一篇必要時人皆稱之故止是

尖新其曰近來陡覺無佳思縱有詩成似樂天不免

物議也

案王若虛滄南集有詩譏之云王子端云近來陡覺無佳思縱有詩成似樂天其小樂天

至矣予亦嘗和為四絕功夫費盡謾窮年病入膏肓不可踴寄語雪溪王處士恐君猶是管窺天東塗西抹鬪新妍時世梳粧亦可憐人物世衰如鼠尾後生未可議前賢妙理宜人八肺肝麻姑搔痒豈勝鞭世間筆墨成何事此老胸中具一天百斛明珠一一圓絲毫無恨徹中邊從渠屢受羣兒謗不害三光萬古

懸李屏山于前輩中止推王子端庭筠嘗曰東坡變而山谷山谷變而黃華人難及也或謂趙不假借子端蓋與王爭名而李推黃華蓋將以軋趙也屏山南渡後文字多禪禪語葛藤或太鄙俚不文迄今刻石鏤板者甚衆余先子嘗云之純晚年文字半爲葛藤古來蘇黃諸公亦語禪豈至如此可以爲戒又多爲浮屠作碑記傳贊往往詆訾吾徒一作諸僧翁然歸嚮因集以板之號屏山翰林佛事傳至京師士大夫覽之多愠怒有欲上章劾之者先子嘗謂曰此書胡

不斧其板也屏山曰是向諸僧所鏤何預我耶後屏山歿將板其全集閑閑爲塗剔其傷教數語然板竟不能起今爲諸僧刻于木使傳後世惜哉

屏山之歿雷希顏誌其墓趙閑閑表焉

案李屏山墓表溢水集不載

余先子之歿亦雷誌其墓趙閑閑表焉

案溢水集第十二卷有劉

君遺愛碑墓表亦不載集中

皆刻于石矣迨雷趙之歿旣葬而後

元裕之誌之其外表迄今皆闕也

余高祖南山翁未第時嘗夢游山寺見佛衣紋隱隱如金字然細視之乃七言詩也覺而記其四句云喜逢

漢代龍興日高謝商山豹隱秋蟾宮好養青青桂須
古鰲頭穩上游已而金朝初開進士舉中魁甲繼以
二子西巖龍泉同擢第又繼以孫洛州君又繼以孫
中奉君朝列君曾孫翰林君奉政君凡四世八人也
在南京時中奉君嘗求書八桂堂于趙閑閑閑曰
君家豈止八桂而已耶爲書叢桂桂窟四字云
屏山之歿諸公祭文挽詩數十篇雷宋倡之已而余先
子歿諸公祭文挽詩纔數首後趙閑閑歿惟余及宋
飛卿楊煥然作祭文挽詩也

歸潛志卷第十

